

賀星寒 著

浪土

四川文藝出版社



浪 士

○ 贺 星 寒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7 号

浪 士

作 者：贺星寒
责任编辑：林文 吕泰
封面设计：文绍安
技术设计：陈 说
责任校对：吕 泰

出版发行：四川文艺出版社
地 址：中国·成都市盐道街3号
邮政编码：610012
电话号码：(028) 6662959
经 销：四川省新华书店
排 版：四川皇冠写作中心电脑室
印 刷：成都市农垦总公司印刷厂
版 次：1994年9月第1版
印 次：1994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：850×1168mm1/32
印 张：13.8
字 数：294千
印 数：1—10000册
书 号：ISBN7—5411—1204—6/I·1124
定 价：12.80元

(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)

内容简介

一个奇特的邀请，把作家带到新疆。性感女郎白素音，掩掩藏藏的行动后面，埋着一个深深的秘密。作家是二十七年前一桩叛逃事件的见证人。苏联红军居然在兵团农场里出现，“我”要装扮成乌兹别克人出逃。在乌市的拒捕行动中，金发女郎李娜用丰满的胸膛掩护了小伙子。而今天，李娜又成为无数黑手追逐的对象，成了天山下的一个谜。

谜底初露，引出少年淡紫色的梦。美丽的维族姑娘帕塔木汗，与肖钢在山坡上情火燃烧。可是，当肖钢被跟踪时，她为什么又出卖了情人？在苜蓿堆前，肖钢对她发出痛苦的诅咒，而独自去了苏联。帕塔木汗沦为受人蹂躏的下层卖身女。“我”欲哭无泪。

连环套逐渐解开，只有在乌鲁木齐南梁那阴森森的小楼里，才能找到答案。在乌市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，最终的胜利者出人意料，而那些想以权立功，想死守铁饭碗，想诈骗起家，想智慧经商的人，统统都败于机巧与金钱之下……

1

白素音突然闪过来，搂抱着我。我思想毫无准备，有些吃惊。她的胸部特别丰满，在姑娘中算是小霸王。此刻她那结实高弹的乳房压着我的肩膀，一只手顺势抓着我衣襟。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被捕了。

我有很多被捕的理由。

我突然清醒过来。白素音是不可能来拘捕我的。她的确是在搂抱我，但那姿势又不够味道，这使我颇为失望。我头脑里闪出三个字：假动作。我问，你要干什么？她急促地回答，你不要管！你别动！

这是在成都机场，1986年秋天，这时是早晨七点钟左右。她、范同和我都站在候机楼外的铁栅栏前，等待登机，飞往乌鲁木齐。我们将乘坐的那架飞机，像个大蜻蜓，正在停机坪上掉头。我当时懒洋洋的，毫无情绪，甚至有点想瞌睡。这个年轻姑娘却来抱住我，喊什么不要动，把我睡意全撵跑了。

我很自觉，很听话，不动。她呼出的气息拂着我耳朵，像只温柔的手，使我心中骚动。我等了片刻，她依旧保持安定

团结姿势，既没有乱来，也没有退缩。我开始动了，先移眼珠，后转脑袋。接下来就色胆变苦胆，想伸的手只好缩回去。她根本没有注意我。她的目光从我肩头朝后射去，带着惊惶神色。我发觉自己成了一个树桩，白素音选中的档箭牌而已。

我说：“你在找谁？”

她不理我，继续抓住我身体作屏障，惊恐地瞧着身后的人群。我冷笑着又问了一句。隔了一会儿，她才松了口气，茫然地望着我。她回过神来，立刻与我拉开距离，让乳房恢复凸出状态。白净脸颊也泛出红色。她支吾道，我没有找谁呀。

我有意刺她：“是不是在找范同？”

她一扭身子，说：“谁找他呀！”那娇羞劲够要命的。

我的脖子现在能灵活转动了。范同就在我旁边站着，目不转睛地看飞机，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。其实他更像根树桩。白素音是看见了谁呢，刚才那么慌张？她现在扶着铁栅栏，假装镇定，开始看飞机。她不想说话，睛珠还时时朝后瞟。我开始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了。这里面有一场游戏，有点刺激。白素音的体香和气息，还挑逗着我。

我凑近她，问：“那你抱着我干啥？”

“我冷。衣服穿少了。”

秋天的晨风，的确有些凉意。我缩了缩脖子。白素音却敞开领口，任意露出一段鼓胀的雪白。我虽然有些胡思乱想，但绝不是神经过敏。

“你肯定看见了什么人。”我开始纠缠她。

“贺老师，”白素音面向我。她是决心不和我研究同一问题了。她以攻为守，“贺老师，你真的认得几个苏联人呀？”这招很灵，立刻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

我得承认这姑娘很不一般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想回新疆去一趟。那里还有一串谜待我去破解。无数次，我坐上火车，在河西走廊颠颠簸簸。包谷片片金黄，祁连山戴着雪帽。戈壁，砾石密布的戈壁。如同微暗火焰般的红柳。然后是天山，广袤的北疆原野，矮小的平顶土屋……

自然，这些都是想象，或者是梦。吸支烟，对着静夜孤灯，就能飘出一段幻影。西公园的涌泉哪，阿克苏河畔的杏林哪，霍尔果斯边卡的木屋哪，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。你得要有钱，雅称旅费。也可以说门票。

二十七年前，我带了三十多元，就扯了张到新疆的门票。现在，我就带上十倍也不够了。骨架松动，脏腑磨损，再也不能当慢件丢上抛下了。必须精装包裹，贴上易碎物品的标签，进行空运。飞机不好混票，连劫机犯都是规规矩矩上舷梯的。

于是，我便不得不与范同裹在一起，听他那满嘴不断的生意经，看他那薰得发黄的大板牙。他现在正不停地朝嘴里塞果汁应子，吧吧嗒嗒有滋有味地嚼着，努力把果核剔出，朝前喷吐。他几次都把果核射到别人身上。

他背后一个男子正朝他衣上抖烟灰。

生活就是如此这般。我不由得伸手拂拂后背。

我吁了一口气，没精打采。我不得不和范同裹在一起。登机检查时，他身上什么东西引起了探测器的尖叫。我回身看，他从贴身衬衫里又摸出一包万宝路。万宝路掏出来，放进竹编的盘里，和先前从裤包里掏出的黄果树香烟并排躺着。那

包黄果树是专为打发我的。后来，他又叫我帮他提个包。我站起来，假装看一个什么，走一边去了。你不就是开了一家川菜馆么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眼看着紧贴你的性感女郎，跟你踩左踩右，到了乌鲁木齐还有好戏看呢！

等待登机的人群里，冒出两顶色彩艳丽的小花帽。在稍远处，一个三十上下的男子出现了。我有些紧张。眼睛仿佛被强光刺了一下。他的脸型勾引起我心头什么东西，膝盖处肌肉抽搐了一下。他穿着米黄色的风衣。衣领竖起，决不是为了挡风。那是某一流派的风度。他眉毛浓黑，像很多中亚人一样，两条浓眉几乎连在了一起。眼窝深陷。四方脸黑褐发亮。连鬓胡须刮得光光的，一片发冷的青色。他偶一回头。我不自觉地躲开他的目光。我为自己的动作感到可笑。这决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人。我心目中的那个人应该是五十多岁了。我想象不出托尔逊江五十多岁该是什么样子。我觉得穿米黄风衣的人一眼便看穿了我的心思。他举起手，大概准备向我打个响指。我目光连忙缩回来。

波音 737 庞大的机身，艰难地在停机坪上移动。轰鸣声震耳欲聋。一个地勤人员被喷出的涡流冲得连打了几个趔趄。从他双手挥舞的姿势，可以看到气流的力量和形状。我又想起了白杨河峡谷。每当遇到狂风时我便要想起白杨河，天山山脉中段的风口。那里一年四季大风不断。所有的树木都低低地匍伏在地，与劲风进行着可怜的较量。它们希望长成参天大树，矫健挺拔。可是它们的根须只能抓住这片河滩瘦土。两侧的大山高呀高呀，把天都遮断了。狂风嘶叫着，铺天盖地而来，只用几个小小的脚趾头，便把满滩的树踩得趴下来。树身全部向南倾倒。风撕掳着枝条和叶片，使它们像害了脱

发症似的难看。我想，它们在梦里也没有雄姿挺拔绿荫繁茂的幻想。它们只希望自己不拔起来，抛出去。

多少世纪，风与白杨的搏斗，谁是胜利者？

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年被迫捕的情景。

那是个漆黑的夏夜。山缝间的几颗疏星在风中颤抖。追捕者在白杨河截住了我和肖钢。我和他被武装的追捕者冲散了。

汽车停在狂风中，灯光像竖起一幅淡黄的纱幕。追捕者在纱幕前弯腰猛跑，手枪闪着光。真像在演一出闹剧。我想像肖钢。他蹲伏在树丛后面，大瞪着双眼，绷紧了肌肉。他很可能会一跃而起，扑向追捕者，把他们掐死。

我伏在另一辆吉货货车车厢里，紧张得牙齿打颤。奶牛场的武装人员，自从在乌鲁木齐发现我们后，就开始跟踪追捕。我们终于被截住了。如果被抓住，一切都完了，此刻，我一边希望肖钢快跑，一边又庆幸两个追捕者没发现我。我紧张地注视着，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。那两个家伙走出光柱之后，一切更模糊了。夜色时而浓时而淡，依旧是什么也看不见。后来我便听到了枪声。先是一响，然后连续两响，最后又有一响。尖锐的枪声在白杨河谷变了形，显得粗糙，发毛。是强风把声音撕裂了，磨碎了。这奇特的四声枪响，留在我的耳边。此刻，在成都机场，我也听见了它们。

子弹在空中飞驰了二十七年。我是先认识范同，还是先认识白素音，自己都搞不清楚了。反正他俩几乎是同时出现在我生活中。后来我依稀感到，

他俩也似乎刚认识不久。不过，把我们三人联在一起的，是共同的东西：到新疆去。

第一次见到白素音，我就认为这女子不能小视。她身材苗条，胸部饱满，臀部滚圆，皮肤细腻白皙。瓜子脸，有一只眼睛略为斜视，这并不影响她的魅力，反而在顾盼中增加了几丝挑逗的意味。

她是沱江边小镇上长大的，到成都来不到半年，居然练就了难辨真假的此地口音。她的穿着打扮也是成都的流行款式，在舞厅里也能跳新潮舞步。范同对此赞叹不已。范同不会跳舞。白素音把他的手拉过来搂自己的腰，耐心地教他，也嘲笑他的笨拙。他无法专心学舞，一心只想把那柔软的肢体朝身前拉，拉得全身起火。一出舞场，范同要抱住她，想再次磨擦生电，就会被她温柔地推开。推开之后，又会对他媚笑一下，作为安慰。每当白素音撩起裙子整理长统丝袜时，范同喉咙里便有什么东西上下滚动，咕咕作响。她看见冒着欲火的眼睛，立刻会娇羞地垂下头，忙把裙子拉来遮住膝盖，脸上还会泛起一片红晕，完全自然产生，叫人感到那是一颗未被人动过的禁果。

我忍不住发出几声冷笑。

登机了。进入机舱后，范同愣住了。我与白素音的机票是22E和22F。范同是23A。他站在过道上，捏着登机证，脑袋在座椅边扭来扭去。日鬼呵！阿朗什格！他用汉语和维语骂起来。他叫我与他换票换座。我听从分配，正要挤出去，白素音却一把拉住了我。她对范同说，你就坐在那里有什么不好？三个钟头一会儿就过了。你趁此机会好好思索一下你的川菜馆吧。她说，我还要安安静静地想一些事，下飞机好跟

你谈。

“该背时！”

她笑着跟我说。范同在 23 排那边舷窗边坐下了。他没有什么话可说。他一谈就是他的川菜馆在乌鲁木齐如何办得好，每天要卖多少钱，每月要赚多少。常常是说来说去便说漏了嘴。白素音便说，你错了。然后一笔一笔地帮他算出来。于是范同说，嘿！你还有板眼哩！他大张着嘴，仿佛嚼肌已被割断。

我和白素音的机票是范同去买的，钱也是他出的。登机检查后他才把票发给我俩。他捏着三张票，看着，自然想挑一张挨着白素音的。他口中咕嘟着，怎么两张 22 号。他搞不清楚英文字母的含义，但白素音猜出来了。她说，我 22 号，你 23 号，正好。结果，范同就被指向了另一个角落。我说：

“你真的那么烦他？”

她瞟了我一眼：“要不，我去跟他换个座位。你俩好好谈一谈。”

我无话可说，望着她贴着舷窗的侧影。她鼻子和嘴唇线条很好看，仿佛有些西方人的轮廓。我心里动了一下，但不知道是拨响了哪根弦。也许这是晨曦逆光造成的效果吧？

机身强烈地震颤了一下。竹林田畴突然朝下沉去。大地倾斜过来。拖拉机和汽车像甲虫在移动。她望着退向远处的田野，伸手抓住我胳膊。她眼里出现了泪光。我忽然涌出一股温情。她在西北那片神秘的土地上，一定会有不平凡的遭遇。

会不会和我一样？

二十七年前，我在成都走投无路。我读完高中而没有拿到毕业证，受到开除团籍，政治二分及不准考大学等处分，背着反动学生与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名。在大跃进期间，各部门都急需劳力，到乡镇农村去大量招募，但就是不给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以立锥之地。我只有在建筑工地、砂石场做临工。

于是我踏上了人生那一段艰险奇特的历程。

1959年春节刚过三天，我瞒着家里人离开了成都。列车深夜才开，没有任何人来送我。我被汹涌的人潮推挤，挣扎着进入车厢。车厢里满是汗气和尿臭。虽然是寒冬却热得我全身是汗。挤满了逃荒的人，我自然找不到座位。我站在过道上，挡住了别人的去路又碰着了谁的膝盖。一个黑脸大汉推搡我，一个婆娘喝斥我。我由于羞愤而泪水盈眶。昏黄的顶灯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。

那天，我才真正感到世界这么拥挤又这么荒凉。我倔强地抓住硬木座椅靠背，不让那黑脸大汉把我推走。我抓的并不是什么希望，而是一点可怜的尊严。那是我唯一的财富。

我就在咒骂和推搡中离开故乡。当我终于有情绪瞥一眼窗外时，只看到一团昏昏糊糊的暗影。随后，我看到自己的脸，面孔苍白，头发蓬乱，嘴唇肿胀丑恶难看。我就是这副模样吗？我开始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白面锅魁，慢慢咀嚼。白面锅魁提高了我的地位。周围射来羡慕的目光。此刻，我开始庆幸列车的拥挤，根本无人查票。我的学生半票是经不起推敲的。

吃完锅魁，我坐在地上，脑袋被一个手肘不断地敲着。我开始做梦，梦见一些沙漠雪山和绿洲。那便是我的新疆。

那夜，距我十八周岁生日，还差十天。

火车翻过秦岭，车窗外面是漫山遍野的白雪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这么厚的雪。我本该做一首诗吟唱一番。我没有做诗，而是缩着脖子，捂住耳朵，双脚直跺。我在宝鸡车站跳寒夜踢踏舞，然后又钻入弥漫着汗气与尿臭的列车，直扑兰州。

兰州没有雪，但更冷了。拉水的毛驴车上，挂满了晶莹的冰凌。我的单帽戴在头上，宛如一层纸，根本无法抵御刺骨的寒风。车站广场十分壮观，数万逃荒者露宿在那里，挤得密密麻麻，一张张脸都像酸苹果。他们衣衫褴褛，全身哆嗦啃着珍贵的包谷馍。我用洗脸毛巾裹住脑袋，挤进墙角人堆，找一点温暖。

兰州车站设有一些省份的遣返站。以四川河南山东广西的横幅最显眼。那里很少有人问津。我自然也不去。我只有到新疆去。传说中那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。

火车严重超载。我坐车厢地板上。这回连过道都没有了，坐在两排椅子中间的地上。脑袋就夹在几个膝盖之间。好在西去列车上的旅客个个都精疲力尽，没有什么穷凶极恶的面孔出现。大家都挤在一艘逃命的方舟上。我坐得低，空气相对清新寒冷，也不见有人放臭屁。因为没人能吃得过饱。

三天两夜，到达尾垭。这里属哈密地界，但距哈密尚有180公里。戈壁滩荒凉无垠，寒风直朝骨头里钻。只有一些灰暗的帐篷。那里的水是从哈密运来的，一小桶要卖两角钱。两角钱，够买四个椒盐锅魁了。

我是在尾垭认识肖钢的。我掏了5分钱，买了一大碗水喝。肖钢过来，拍拍我的肩头。他说，一人一半。他比我高

半个脑袋，头发蓬乱，连帽子都没戴。我当时已经完全跟难民同流合污，棉袄外捆了一根草绳，用汗衫包扎脑袋。肖钢命令式的口吻使我不快。我根本不认识他。我说，凭什么？他说，你喝得完吗？我说，我喝不完会倒。他一把抓住我手腕，我顿时感到像被铁钳夹住，动弹不得。他双眼狠狠地盯着我。一只手使劲捏我，一支手缓缓地来夺碗。他夺过碗，一饮而尽。

我气愤，眼眶感到发热，景象模糊起来。我说，你讲不讲道理？他又开腿站在我面前。他说，你爱讲道理？他很惊奇。他说，好，我们就来讲道理。他说，你喝不完的水要倒掉，有什么道理？我一时真答不出来，掉头就走。

肖钢哈哈大笑。隔一会儿，他又在一个帐篷边把我拦住。他说，跟我走。我在戈壁滩上本也无处可去，便跟他走。他带我走进一个帐篷。在那里我们登了记，算是一个什么煤矿的工人，于是便领得两个各重 100 克的馒头。肖钢又故作正经地仔细问了上车时间，便和我出来。他说，怎么样？馒头好不好吃？谁去他妈的煤矿钻洞洞！这就是不讲道理。你这几年遇见过多少讲道理的人？你说给我听听，让我开开眼界。

我想了一阵，终于没想出来。

我和肖钢结伴而行。两天半的汽车颠簸，来到乌鲁木齐。坐的是敞篷货车，零下十多度的严寒，全身冻僵。每当停车，都要扭动半天，才能使关节松动，翻下车厢。亏得肖钢的棉毯，罩在头上，能够躲过一些寒风。我知道他是一个汽车驾驶员。他到新疆去就是希望能开车。他也鼓吹我开车。开车最自由。谁也不能管你。出车在外，天是老大，你就是老二。

在乌鲁木齐，我俩弹尽粮绝，工作依然不好找。我被街

头巷尾的毛皮帽棉褂祥和长统靴吸引，看维吾尔大胡子小胡子，卷莫合烟，说话带弹音，感到十分刺激。好像到了外国。肖钢却羡慕他们的自由自在。中午满街泥泞，傍晚上冻。我们还得找单位。

最后，我俩都去了红坡奶牛场机运队。他当司机，我做文化教员。

肖钢说，先干上一阵，有好单位就走。谁也没想到，这里一参加工作就算是卖了身，要走，只有一种方法：逃跑。

如果你有胆量的话。

我得说我到新疆后，并不全是沮丧。虽然严寒荒凉与工作不如意，粉碎了我的幻想；但是，新疆的神奇广阔及异域色彩，着实使我兴奋。

后来，在红坡奶牛场，我遇到了托尔逊江。他说他是苏联红军，乌兹别克人。是在三区革命时伊犁塔城布尔津的起义中进疆的。他说他骑着马杀汉族人，刀起头落，何等痛快。我的脑袋没被他砍掉。而他的脑袋却被中国的政治运动搞得昏模糊糊。我和他成了好朋友。

在托尔逊江的鼓吹下，我与肖钢准备和他一齐逃往苏联。我曾经化名马维尔卡，也就是这个原因。托尔逊江没有搞上护照和签证。我和肖钢却被道捕。

我想我没有逃到苏联去。除了性格的心理的认识的原因外，时间也是一个因素。1959年不是大逃亡的高潮。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上半年才是高潮。边境可以说是完全放开。据托尔逊江和肖钢告诉我，赫鲁晓夫在边境线对面放着面包牛奶。过境去的难民随便吃，不定量。在那个年代，想想，这有多大的吸引力！

目前公布边民离境的数字是七万人。霍尔果斯边镇据说基本上成了一个空城。在牧区，生产队集体过境，带着羊群和被褥帐篷。过境后又有回来取东西的。托尔逊江就是这一类。他回来带他的小姨妹帕塔木汗，恰好遇上了伊塔事件。他的性格会使他被裹挟进去吗？如果他参加了街头的骚乱，后来又是什么结果？

我日夜思念的姑娘，美丽的帕塔木汗。我始终觉得那是一场梦。在北疆铺着嫩草的山坡上，在夏日明媚的阳光下，你浅紫色的连衣裙闪耀。这是一个美梦，最后变成一个噩梦。我不敢相信这种毁灭，不愿相信这种严酷，但后来的二十七年一次次地向我证明了这一点。

我始终将信将疑。我希望真有凤凰涅槃。

还有那个李娜，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姑娘。我后来在她心上刺了一刀。我敢见她吗？

天山在机翼下向我扑来。河谷绿树草地闪过。雪峰陡然在舷窗外升起，映着一抹淡红。此刻乌鲁木齐时间8点刚过。我们与太阳同行。

秋日的乌鲁木齐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。朝曦在候机楼的窗外跳跃。一排浓绿的胡杨林隐在浅山脚，想来那里该有一条溪流。范同一下飞机，立刻如鱼得水般欢腾起来，完全改变了在成都呆头呆脑的形象。四川话变为带羊肉味的新疆汉语，中间还夹杂着维语单词。

他现在如同一个山大王，回到了盘踞的寨子。他叫我不耍慌，紧跟他走就行了。他又凑到白素音耳边，告诉她一些注意事项。他特别提醒，不要跟新疆男人说“抬”字。他边

说边向我眨眼睛，接着便哈哈笑了。白素音发现他说的不是好事，便把脸扭开去。范同也不在意，昂着头领我们朝出口走。他说，你们别慌着挤，有汽车来接我们。到了乌鲁木齐就看我范同的了。

呵！新疆！在出口处我看到穿民航制服的维吾尔姑娘。挤出铁栅门，迎面便撞上一个穿袷衫的大胡子。远处有一个散发着甜腥味的哈密瓜地摊。甚至还有个骑毛驴的阿凡提从屋角闪过。小伙子穿着乌克兰花衬衫。

白素音和我站在人群外边，范同挤到领行包的人堆里去等。他带了不少花椒辣椒豆瓣酱。他刚费力地挤出来，一个瘦小的年轻人就在喊他。范同！范经理！他俩凑到一块儿。范同立刻把包裹放下，拍那年轻人的脑袋，请他吸烟。他裤袋里的那包万宝路香烟，曾在成都海关检查时，引起一次一次的警哨声，最后从隐蔽处掏了出来才过关的。那年轻人戴一顶顿河短檐帽，帽底有一道红箍，脚穿短统皮靴，唇上的胡髭又浓又黑。他叫艾买提。

他俩的烟还没有吸到三分之一，范同的神色就不对了。脸色铁青。他不断地用四川话恶毒地咒骂着。他气愤得连维语都不使用了。艾买提肯定是带来了坏消息。

他和艾买提急匆匆地朝外走。范同狠狠地把烟卷朝地下一扔，出了口闷气，这才骂出一句维语。

“阿朗什格，烧箕！”

他根本不理睬我和白素音了。我急忙跟他走。白素音呢，突然不见了。我在花花绿绿的人群中寻觅，终于发现她在候机楼门前。她站在那儿东张西望，仿佛等什么。我叫住她。我说，快走，范同的车子在那边。范同现在气昏了呢。她说，